

「花都新潮——反舞蹈」

陳玉慧·寄自巴黎

本世紀最後一個舞蹈運動

(上)

透明塑膠布像森林般佈置在黑色舞台上，一段影像不名的錄影偶爾出現在森林的一角，一個侏儒般身材的舞者，打扮得像中世紀的苦行僧，他站在舞台中，走路，跌倒，站起來，還沒站穩之前又跌倒，他試著一再站起來，站不起來，他一再試再試，掙扎再掙扎……亨利·李梭(Henry Purcell)的歌劇中，一個女舞者連續十次叉腿著地，一個過胖的男人把雙手交握在背後，像溜冰似地穿過舞台……

這是出現在法國舞蹈年節目中的片段，一個宣稱反舞蹈(Contre Danse)的風氣正積極地在巴黎吹動，法國政府文化部認為近年來法國舞蹈表演活動十分興盛(特別在巴黎及里昂兩市)，於是宣佈一九八八年為法國舞蹈年，除了安排所有本地舞蹈團體演出外，並已邀請全世界各地著名的舞團到法國各城市巡迴演出，這個舞蹈年將成為本世紀最後一個舞蹈運動。

「後現代」已屬「古典」

早在一九八二年，法國舞蹈界已經引發過一次巨大的革命，一群原先在巴黎市郊的一所體操學校的學生發表了沒有任何法國人跳過的新舞蹈，那時，



賈樂塔「拉布斯博士」以性愛為題材。(陳玉慧 提供)

現代舞蹈的中心在紐約，許多人正投身在後現代舞蹈(Post Modern Dance)中。今天，在巴黎一些有許多演出經驗的新興團體，都在嘗試

非常「大膽」的東西：媒體的引入，內容的劇場化，身體動作及美學的新取向，都有了很好的成績。他們之中卻無一人認為自己是在從事後現代舞蹈，

被舞蹈界看好的法蘭斯瓦·魏黑(Francois Verret)說：「連匹娜包許(Pina Bausch)都不認為她的作品是後現代舞蹈，何況我們……她是為現代舞蹈做總結及為之後的舞蹈找出新方向的第一人，她給後面的人打開了更多舞蹈的可能性。而我們在做其他的嘗試，後現代舞蹈對我們而言已經是『古典』舞蹈了。」

重建舞蹈重鎮地位

一九八八年被法國選為舞蹈年，從一種狹窄的意義來看，它象徵著巴黎又重建其世界新舞蹈的重鎮，現代舞蹈已從紐約退席了，十年前到紐約學舞蔚為風氣，現在沒有人要去了(從文化部發給的留學獎學金名單可知)，五年前有的遠去日本學舞蹈，有的參加匹娜包許舞團的舞者，現在都回來巴黎了，他們寧願做「自己」的東西，編舞兼舞者孟岱(Bernados Montel)說：「我們的創作或許有些民族主義意味，但是舞蹈的風格卻是世界性的。」孟岱有個從越南移民而來的東方母親。

「舞蹈年」視野廣闊

舞蹈年第一個推出的大型節目是毛里斯·貝加(Maurice Bejart)的春季作品，其中還包括一個舊碼「保羅露」(Bolero)，作品風格頗混淆，在古典芭蕾舞與現代舞蹈之間似乎有些兩難，這位把法國人帶進劇場看舞蹈的資深舞蹈家，近年來忙著與日本文化接觸，也許想從東方文化中汲取一些創作的來源吧，緊接著推出的第二個大型節目，也是貝加所編導東京芭蕾舞團演出的作品；日本人跳芭蕾舞可以跳得和西方人一模一樣了，這便是東京芭蕾舞團在巴黎演出留給人的印象，如此而已，由此可見，貝加式的東西文化「再接觸」只是一個美夢而已。

賈樂塔(Gallota)是法國南區格諾伯勒(Grenoble)的一匹黑馬，今年的節目是拉布斯博士(Docteur Labrus)，主題是男女性愛，佈景龐大，場面激烈，但是與他自己其他作品比較下並不是太成功，主要因素是在處理如此親密的題材上，手法有失含蓄。除了已參加演出的列寧格勒國家舞蹈團外，將要陸續前來參加演出的團體還包括德國漢堡國家舞蹈團、墨西哥國家舞蹈團等及一些各地著名的私人團體如安泰麗莎(Anne Teresa)·莫斯康尼漢(Merce Cunningham)，其中三月底有威爾森(Robert Wilson)指導巴黎芭蕾舞團的「聖巴斯提安殉難記」(La Martyre de St. Sebastien)，五月底有眾所熱愛的匹娜包許。

